

编者寄语

文学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等艺术形式承载的精神与能量,是能够穿越时空的。

手机照片里有几张在上海拍的黄永玉雕塑作品,一个青年男子用力张开双臂,仰头望天,似乎在无声呐喊,那种张力与震撼,只是看照片,也还是能够清晰感知到的。

黄永玉擅长版画,主攻国画,其画构思奇特,造诣精深。不管什么高难度的活儿,到他手里就跟玩儿似的。

他的画,往往着墨不多,有的堪称素简;他的人生,却是走笔龙蛇、酣畅淋漓。

1924年7月,黄永玉出生在湖南,12岁外出谋生,一生经历丰富,颇多奇遇。他的艺术生命力澎湃而奇特,90岁时还能画一面墙的大画。

这个老头从90岁开始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至今还在写。如今将近98岁的黄永玉,依然挥洒着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,被称为“最酷90后”。每天早上起来,办完该办的事,就开始写小说,他说:“长天之下,不要空耗双手。”

他说,为了写小说,100岁之前,不能出去玩儿了。

黄永玉一生狂放不羁,有人用“酷、炫、狂、霸、拽”来形容,得其一者已是奇人异士,他却集齐了五样。更打动我的,是老先生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,无论日子多么苦,始终保持着发自本心的、强大的幽默。

这种幽默,是自嘲甚至自嘲,是外柔内刚的化骨绵掌。

洞悉世事而不世故,历经沧桑而保留天真。“生命的烦恼,命运的虚无,都是无法对抗的,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消解与升华。”黄永玉说。

年少时,意气风发;中年时,从容豁达;老年时,不改其乐。

更多时候,激发艺术生命的,不是技巧,而是智慧。

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是无拘无束的,像风一样自由,像水一样洒脱。喜爱、投身、感受艺术的人,应该是这样的,也应该是快乐的。

且听风吟

六盘长歌

□ 墨 玉

塞上寻来百度春,
悠悠岁岁数年轮。
依稀丝路驼铃远,
犹记六盘古道深。
饮马长鞭归牧晚,
边笳冻草夜霜身。
萧关十里连烽火,
明月千秋染雪垠。
大石城中磨志气,
葫芦河畔养精神。
震潮破浪扬帆劲,
圣地飞歌战鼓抡。
喜看薯乡流彩韵,
齐言热土产琼文。
小康迈步多慷慨,
处处花儿漫杏村。

爱女说

□ 杨亚雄

五时弥珍贵,
过隙赛白马。
家父教育长,
吾女品行贤。

少壮勤学早,
而立勿多愁。
世间恋百态,
唯有读书高。

出口之乎者,
文艺纸与笔。
纵有女德者,
上官婉儿行。

鸿鹄之志向,
正道直行好。
若有一凤愿,
松柏之质至。

小宝茶话

家常饭好吃

——读石舒清两篇随笔

□ 王庆同

《朔方》2022年第1期“此在专栏”发了石舒清的《敝帚记》;第2期同一专栏发了石舒清的《小时看老》。前者是随笔,后者也是随笔。读之嚼之,爽口,不腻。

《敝帚记》二十六节,第一节写作者到照相馆拍一张像素高的照片:他被换了服装、腰带、鞋,一会儿让头低一些,一会儿让下巴再稍稍收一些。作者觉得“脸上糊了厚厚一层泥巴似的”。三天后取照片,“看见了一个大致是我的人”。其余的二十五节,说的也是生活琐事或生活琐事的引中,不同的是,有的故事是作者间接得到而不是亲历,有的只有六七行字,极简。

《小时看老》共五个小标题,第一个小标题

《二益升》,写作者(我)很小的时候,偷吃母亲的妇科药二益升,总计吃了两三盒。作者说,“好吃,有糖的味道,还可以饱肚子”“我们那时吃东西,好东西是不敢想的,能吃饱就可以了”“一种帮助妇女生孩子的药,我吃了那么多,竟没有吃出什么问题来”“现在……好东西也可以尽着吃,却吃出一身的病来,不知什么药可以治”。其余四个小标题下记述的也是作者亲历的有趣生活故事,特别是第五个生活故事,以大量细节展示作者的小姑善良一生,对小她七岁的侄儿(作者)的关爱,感人至深。

平平常常的生活题材,你读了觉得有意思?是的,平平常常的生活题材里有亲情有温情有宽

容有智慧有体悟有幽默有机遇有曲折,更重要的是,这一切是“泥和油”,一体化,而不是“裹石灰”、两张皮。

《敝帚记》《小时看老》没有大引证,却有大视野。像一滴水,可以从一滴水的反射中看到时代的五光十色。

语言通畅、开门见山、清爽剔透,高手文风也。正如作者在《敝帚记》里说,看到一个名字马小盐,“觉得比马小燕、马小雁等等好多了”“起名字最忌太刻意。比如有人起个名字,需要查字典才可以读出来”。这番议论,可以用来概括《敝帚记》《小时看老》的表达风格:没有“太刻意”的语言和其他文学形式,通篇是“马小盐”。这或许正

是作者的匠心独运。

大鱼大油,我所欲也;青菜萝卜,我向往也。雅也要,俗也要,大俗蕴大雅更要。各有各的用处,各有各的品位。而我这个平平常常的人,喜吃家常饭。品石舒清的两篇随笔味道如何?作者在某处讲了一个相关故事后说“利害作祟时,任何话都是能说出口的”)(《敝帚记》),我与石舒清无利害关系,“任何话”说不出口,只能对他说个家常话:你那两碗家常饭味道不错,好吃。

作者简介:王庆同,浙江省嵊县人,1958年大学毕业志愿来宁夏。现为宁夏大学教授(退休)。

灵犀

燕窝与钻石

□ 海天微尘

人是很奇怪的动物,对什么事物总喜欢叩问和追问,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由于有了对祖先的叩问和追问,人类才有了自己的历史。叩问和追问,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利器,用之于时间和空间,就有了天文和地理;用之于声音和色彩,就有了音乐和艺术。物理和化学,是在人类对事物运动以及变化的叩问和追问中诞生;政治和道德,是在人类对社会人生的叩问和追问中成熟;而文学,则是在人类对自身灵魂的审问和拷问的气候下破土而出的花朵。

世界上多少知识的果实,悬挂在叩问和追问的大树上。

世界上所有的书籍,都是叩问和追问的口水垒造的燕窝,都是叩问和追问的锉刀打磨出来的钻石!

天真和向往,是叩问和追问的动力,而世故和保守,则是叩问和追问的阻力。做人,只要永远保持天真的追问,就好比坐拥书城、遨游书海,比什么都富有!

我愿自己永远有一颗纯洁无邪的心灵,我愿毕生埋头看书,以笔为伴,永不停止对人类灵魂的天真的追问;我愿自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,一头扎进生活的泥土,在思想的风风雨雨中倔强地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我愿垒造自己的燕窝,打磨自己的钻石,做一个精神的富翁。

说树

□ 云天

我敬佩那些生命力顽强、历经风霜雪雨与电闪雷鸣,依旧不改初心的各种各样的树。

它们有的硕果累累,有的只开花不结果,有的清一色的绿,有的随季节变化呈现不同的颜色。无论哪种树,只要扎根大地,就展现着生命的风采。春季,萌芽生命的绿;夏季,绽放生命的芬芳;秋季,汇集丰收的喜悦;冬季,经受寒风的考验,顽强地守护大地。

有人栽种,有人毁坏;有人呵护,有人摘折;无论遇到怎样的境遇,一旦有了生命,就顽强地活着,无私地点缀着世界,丰富着人们的生活,开拓着人们的视野,呈现着蓬勃生机的状态。有树的地方,便会有生机,有气息,有活力,有生命的延伸和折射。很多改变,源于绿,源于树,源于那一抹生命的色彩。

我很敬佩树的顽强和不喧哗,承受世间的喧嚣与寂静。无论白天和黑夜,都以安详宁静的姿态呈现。自从退耕还林,大力栽树、种树以后,生态有了明显改变。

我身边有位名叫张利的文学爱好者,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走路,没上过学。如今35岁的他靠自学,语文水平达到六年级程度,写了上百首诗歌,能声情并茂地朗诵。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不屈的树的影子,绽放生命的风采。

牛盼盼

□ 张 勃

妈的好,也不能打他呀!”牛盼盼红了眼圈,点了点头。他们面对面站好,互相真诚地道歉,又好得像亲兄弟了。

牛盼盼的身世的确可怜。妈妈生下他们姐弟后,丈夫吸毒成瘾,家里能卖的都被他偷出去卖了。他还向亲戚们借了五六万元,还有贷款十万元。妈妈没办法还钱,又不敢回家,她就狠心扔下儿女,到很远的地方讨生活去了。数年之后,回来在戒毒所找到丈夫办了离婚证。

姐弟俩和爷爷奶奶过日子,渐渐长大了。姐姐很争气,考上了本市高中,牛盼盼学习也好。爷爷以卖菜为生,奶奶管他三餐和接送上下学。学校离家五里路,早上送来,放

学接走,午餐要送到学校吃,风雨无阻,十分辛苦。牛盼盼很爱学习,手里总捧着书读。也很懂事,回家帮爷爷奶奶做农活做家务,很勤快。有一次写作文,他写的是《我的妈妈》,他很思念妈妈,总是在梦里相见。他想画出妈妈的样子,却怎么也画不出来,因为印象中没见过妈妈。老师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他穿,学习用品也常常奖给他。他奶奶十分感激老师,过节的时候让牛盼盼捎点好吃的给老师,说牛盼盼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,穿上高兴地跑来跑去。

牛盼盼每天盼星星、盼月亮,盼着父母能回家。爷爷实在干不动农活了,腰弯得厉害,奶奶的眼睛也哭麻了,常把菜炒糊饭煮焦,这让牛盼盼很难过。牛盼盼生活里的一大亮色是每年寒暑假能到姑姑家去生活一段时间,每到这个时候,姐弟俩就欢天喜地地到远几百里外的姑姑家度假,能到有温暖有亲情的地方去,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往事并不如烟

□ 许汉超

之需。”在我家借宿安顿下来的干爹,日里去煤场下苦力,夜里教弟弟绘画。干爹牵挂滞留在靖远黄坪的家人,熬过小半年光景,积蓄了些钱粮,他启程回家,临行前父亲又给干爹装了一搭褡粗杂粮。

1981年秋天,雨水丰沛的靖远,早作庄稼迎来少有的好收成。知悉中卫粮食歉收的干爹来信催促父亲去趟靖远。父亲和我在条山农场(今景泰县)火车站下车,顶着炽热的日头步行三十余里,等走到黑山峡黄河五佛渡时,母亲给我纳的布鞋底子磨穿了。渡口的老筏子匠听闻父亲是中卫人,要去靖远黄坪张秉建家走亲戚,说啥也不收摆渡钱,可见平日里行医施药的干爹在当地人缘极好。筏子刚靠岸,就遇见推着自行车的六叔张秉山,是接到回信的干爹让他在渡口等候我们父子俩的到来。在干爹家逗留的十多天里,我不但每天能饱食白面馍和黄米干饭,而且还吃上了稀罕的荤腥。一小块珍藏的腌缸肉只让我一人吃,干爹家孩子只能眼巴巴望着,馋得直流水。重逢的老哥俩熬罐罐茶抽叶子烟聊天。虽说守着黄河,但当时甘肃

干爹张秉建,是甘肃省靖远县黄坪村的赤脚医生。当时西北民间传统风俗,家中体弱多病的娃娃拜个干爹,能求福禳灾。弟弟打小体弱,父亲遂与邂逅的张秉建结为异性兄弟,成为弟弟的干爹,就此开启了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家族延续几代人的亲情。

事情需从1977年末那场蔓延西北的大旱说起。从春至秋滴雨未降,没有墒情的广大山区颗粒无收。这对本就靠天吃饭的甘肃山民是致命的,刨草根、剥树皮,仓鼠洞里找粮食,想尽一切办法还是无法消除肠胃的饥饿。嚼完缸底最后一粒粮食,澄干最后一滴窖水,绝望的饥民成群结队涌向毗邻的宁夏灌区。受黄河惠泽的中卫水堡,庄稼虽说收成无虞,但粮食也是金贵无比,人们省吃俭用也仅勉强果腹。翌年三月,在中卫大河机床厂做钣金钳工的父亲下班,在行人寥寥料峭清寒的街道上,遇见逃饥荒的汉子饿晕在街边画摊上。父亲当即将汉子请至家中,并让母亲做了热汤面款待,那汉子千恩万谢。父亲劝慰说:“眼下日子难熬,若兄弟不嫌弃,让我小儿拜你为干爹,你也可教他一些傍身之技,以应不时

料雇便车送到靖远。再往后,参加工作的妹妹在中卫至银川的客运班车售票,每次她给远在靖远中学住校读书的干爹家老五回信时,都会在信封中夹带两元或五元现金。这事妹从未说过,还是后来五弟在家族子侄辈的婚宴上揭晓的。前些年我父亲过世时,已成长为兰州某局正职的五弟,接到告急连夜从兰州赶赴中卫,为父亲披重孝送葬。因一念缘起,结拜为异性兄弟的两位老人守望相助,彼此提携着走过了近半个世纪。物力维艰的岁月虽已悄然远去,但父辈间缔结的浓郁亲情,已悄然在代际间扎根赓续。

2021年入冬前,在中卫兴仁镇街面开医馆的干爹家老九,打来电话让我拉老妈去他家散心治病。闲聊中,九弟感慨地说:“现在党的惠民政策确实好,道路信息都通畅。群众心思敞亮,大伙挣钱的路子是越来越宽了!”说起靖远家族中几个上名牌大学的子侄辈,九弟更是满脸骄傲。

春节时,我又去探望了定居在靖远县城已87岁的干爹,他老人家精神头可好着呢。

六盘山

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nxrbpls@126.com